

難行能行的娑婆路 記一位與腫瘤共處十八年的 比丘尼法師

撰文／釋法住

彰化縣的一個小鎮—溪湖，在這炎炎的六月天，整齊的街道顯得十分寧靜。

由街道轉進巷內，頓見眼前一片綠意盎然。法師住處門庭種滿花草樹木與青菜。驕陽烈日失去它的威力，只覺清涼靜謐，猶如一片人間淨土。

此趟法師關懷行，訪視的是與腫瘤共處十八年的比丘尼法師。她以對佛法的深切信仰及堅定的毅力；不願尋求西醫的手術醫療，深信佛法是阿伽陀藥，只用心地法門來調理這個業報體。

法師相信所有的病苦均是自己諸業所招感，《六祖壇經》是法師所受持的法寶，以此心地法門不斷反觀自身的身口意所造作的惡業，昨天、一星期、一個月、一年……，如此一直往前搜尋，把記憶所及所造作的惡業全攤在佛前，痛哭流涕地至誠懺悔。以前看不到自己的過失，由於如此不斷迴光返照，終於看清自己的過錯。一次又一次，如剝竹筍般的往內觀照，如此，內心漸漸的清淨安寧。

雖然真誠的不斷清淨內心，但乳房腫瘤與子宮肌瘤的果業既已形成，病魔那是一時半刻就甘心離開的？

多少寂寥的夜，病苦來臨，痛得無法起身，只得平躺在床上。窗外，蟲鳴伴著孤單無助的心，身軀的痛任由它，意識清晰的冷眼看著這病魔如何肆虐。痛由腹部開始，如抽筋般的向神經系統延伸到全身，本來痛得想起來吃止痛藥，但轉了一個念頭：就當做在承受地獄的果報吧！痛由腹部往上延伸，感覺到已快不能呼吸了，此時就像要面臨死亡了。檢視自己的心，竟然沒有半點恐懼，只冷冷的想：要命就給你吧！無懼的心竟然怯退病魔，又能呼吸了。漸漸痛苦消失，疲憊的身心才漸漸入睡。

迎著曙光，窗外的鳥兒不知屋裡的人又過了一次生死關，仍吱吱喳喳快樂的

迎接新的一天的來臨。拖著與病魔戰得疲憊不堪的身軀，又多了一天的生命，心中無喜也無悲，只有起身開始一天的作息，一息尚存的色身也得有食物來補充體力，以備不知何時會再來挑戰的病魔。

又有一次睡到半夜，感覺棉被濕濕的，開燈一看，都是血。嚴重的血崩使衣服、棉被都濕掉了。不得不起身清洗換上乾淨的衣服，也沒有餘力擦床，只好用一條乾淨被單墊著，再躺下來面對這一波的挑戰。此時只覺全身輕飄飄的往上浮，看著自己躺在那裡。此刻，應該就是在經歷神識脫離軀殼的死亡過程吧！心中也是清清明明的沒有驚懼。突然，動了一個念頭：我這樣狼狽，就這樣往生了會很難看。這個念頭一動，輕飄飄的神識降了下來，回到沉重的病軀。此時真是後悔動了這一念，如果這樣清清明明地就走了，不也很好嗎？

經歷無數次病魔的摧殘，都只用佛法的阿伽陀藥來對治，對生死完全放下。冷清的心只想死亡什麼時候到來都無所謂，只有隨緣消舊業。以豁達的心境，不斷自我反省懺悔的心地法門，不知不覺乳房的腫瘤不見了，子宮腫瘤也不再作怪，過了幾年沒有疼痛的日子，卻又發現了肝臟的腫瘤。不管它良性、惡性，同樣的用阿伽陀藥來對治它，與它共處至今，不知它何時會作怪，只能過一天算一天。

由於自身病苦折磨，法師悲心油然而起，更能感同身受的悲憫他人的病苦，主動積極去輔導協助腫瘤病患。早幾年

還有車代步，不顧自身隨時的不適，總會前往患者家，一方面指導患者用生機飲食、氣功來調養，另一方面也弘揚「心地法門」以誠心懺悔來消業障，雙管齊下的來對抗病魔。

車子壞了，買不起新車，老屋也更老舊了，如同這敗壞的身軀般勉強棲身。沒有交通工具代步無法再出門服務病患，只有偶而有人打電話來或自行前來，才有機緣再與眾生結緣。

法師如此超人的毅力，完全用意志力對抗病魔，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。末學除了讚歎，還有更多的不捨，不忍見這樣一個腫瘤病患，得孤單單的一個人面對外在與內在的困境。除了腫瘤壓迫所造成的不適，嚴重骨質疏鬆的腰背疼痛…等等的色身病痛，還得在颱風天搬一把梯子上屋頂用塑膠布去遮蓋破損的瓦片，免得屋外下雨，屋內也下雨。法師說：「今天您要來，我總得把地掃一掃」，只有「把地掃一掃」就累壞了，更別提生活上的一切都要自己料理。

堅強異常的法師只淡淡的說：「我只期望安養苑早日蓋好，有一張床位來安頓色身，免得像您說的：往生了還要勞煩法醫來驗屍！」

半日暢談，離緒依依，誠摯地期望法師保重色身，將來在安養如意苑與共住之道友，相互關懷。法師雖甚少出門，但有人來訪均熱心發放本會月刊與撲滿，鼎力推薦僧伽安養如意苑的籌建。法師與僧醫會共同的心願即是一僧伽安養如意苑早日完成，利益僧眾。

